

說「廣陵之曲江」

傅斯年

余少讀文選，至枚乘七發之賦曲江潮，爲之神往，竊思何日得見此海天之大觀耶？二十餘年間，西遊歐洲，南居嶺外，終不得一覩子胥之波臣，民國十七年秋，羈旅上海，于仲秋既望往觀于海寧，然後知枚生之辭，華而未嘗無實，鋪張而恰中事情也。歸途坐小舟，遵江溪，景物清新，心曠神怡，竊意楚太子何事如彼頭巾寒酸氣，告以巨觀，曰病未能，告以孔墨，乃霍然愈？於是益覺枚生所稱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當，而所謂「廣陵之曲江」一語，更不能釋然于心矣。後來稍稍詢之治地理者，廣陵之稱，終不可解。今北都再危，憂憤忘事，爰檢屈辭，遂及枚賦。舊情既萌，猶祭羣書，卒得證據，渙然冰釋矣。謹寫其解如下。

以曲江爲浙江者，朱竹垞也。既以曲江爲浙江，遂似不得不以廣陵爲錢塘之城。見曝書亭集卷三十一，與越辰六書。以廣陵爲近世所謂揚州城者，汪容甫也。既以廣陵爲揚州城，遂似不得不以曲江當甘泉縣之小水。實則廣陵正是後之廣陵，曲江亦卽後之浙江，事在易而兩君求之難矣。

地名，人爲者也，可同名，可移徙，可訛謬。地理，自然界之事實也，人不得而改易，故論地當以自然事實爲先。今浙江之潮，誠世界希有之大觀，必入海之口爲胃形，然後能成此奇跡。今世上有此現象者，錢塘江之外，僅南非一大川類似。若從汪氏說，以曲江爲北江，則必二千年前，揚子江入海處與今日形狀大異，鎮江以下皆在海中，然後可也。夫崇明島至宋始大，今日東海海塘之築始于明代，固爲熟知之事實。然謂西曆紀元第二世紀中，卽枚乘生時，長江入海處與今日情形如此大差異，誠不可能，區區二千年，在歷史上固爲久遠，在地質史上乃不成一單位。且

既「廣陵之曲江」

浙江潮固歷代著名者，若揚子有同類之潮，枚乘之後不便卽無稱道之者，歌詠之者。李善注固以曲江爲揚子江者，乃不得不引山謙之南徐州記，南齊書地理志，以佐證之。然所引僅謂有江濤耳，與七發所形容者迥別。今揚子江潮猶及蕪湖，然非浙江潮之類也。枚乘固云，「通望乎東海」，則觀潮處必東近海口，設以揚子當之，亦必如今日海門以下，非揚州鎮江之形勢也。又云：

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鷺之下翔，其少進也，浩浩灋灋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。其波涌而雲亂，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。……誠奮厥武，如震如怒。則儼然今日浙江潮之畫圖也。酈道元，古代地理學之第一權威也。其序地理，雖不能盡由目驗，亦皆折之事實，絕非抄襲史傳，排比文詞者可比。其注江水，雖廬江郡以下自宋已闕佚，然其注浙江則云，

常以月晦及望尤大，至二月八月最高，峨峨二丈有餘。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。昔子胥亮（忠）于吳，而浮尸于江，吳人憐之，立祠于江上，名曰胥山。吳錄云，胥山在太湖邊，去江不百里，故曰江上。文種誠于越，而伏劍于山陰；越人哀之，葬于重山。文種既葬一年，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，游夫江海。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，後重水者大夫種。是以枚乘曰：「濤無記焉。然海上上潮，江水逆流，似神而非，于是處焉。」酈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爲浙江，汪氏舍此說，而乞靈于南齊書志南徐州記，誠忘輕重。且「曲」「浙」本一詞，其音變甚明。今按之地形，徵之字義，曲江潮之必爲浙江潮，無可疑也。

廣陵一名始見於史記六國表，慎靚王二年，卽楚懷王十年（西前三一九），「城廣陵」。此當由滅越而起，前此十餘年，越爲楚滅，故今城之。史記此處固未示吾人以廣陵之所在，然項羽本紀云：

廣陵人召平，於是爲陳王徇廣陵，未能下。聞陳王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命，拜梁爲楚王上柱國。

是時項梁舉吳中兵，而召平渡江拜之。則廣陵之在江北明矣。且據上文所引史記兩事，廣陵自戰國卽爲重鎮，不容錢塘江上又有一小邑，用奪其稱。自漢以來，廣陵爲邑，爲國，爲郡，班班可考。今按之沿革，廣陵城之必在江北，爲近代

所謂揚州城之前身，又無可疑也。

廣陵城既必在江北，曲江潮又必爲浙江潮，則「廣陵之曲江」一詞其不誤乎？於是清帝弘曆曰：

七發之作，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爲，如子虛亡是，騁其贍博。非必若山經地志，專供考資者之脈落分明也。引見王先謙本水經注卷首

此語胡塗之極！子虛亡是，固可空託，若言實在地名，則不能亂說，亂說必爲時人所譏。崑崙玄圃，神話中之地名也。故屈平可以肆用之，然雲夢息慎，則實際地名矣，司馬長卿雖設子虛亡是，然不能言「齊之雲夢」「楚之息慎」也。然則「廣陵之曲江」一詞，必爲漢惠文時通行之語，或可通之稱，今宜尋其所由。若不然者，則七發必後人書矣。

以爲廣陵國不涉江南者，乃誤讀漢地理志之故，漢志郡國皆哀帝元始二年制，與前此之郡國分合不同。漢志中之廣陵國境，乃成帝繼廣陵王胥之絕嗣，重立廣陵孝王子守以後之分土。元始二年，在王位者爲守子弘，此時廣陵王國早失在江南之鄣郡，不止會稽而已。弘曆以漢志之廣陵國境論枚乘時事，其疏已甚。又史記褚少孫補三王世家記元狩六年廣陵王胥受封之策曰：

於戲小子胥，受茲赤社！朕承祖考，維稽古建爾國家，封于南土，世爲漢藩輔，古人有言曰，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間，其人輕心。揚州保彊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政。漢書武五子傳同

褚又曰「孝武帝之時，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，……各因子才力智能，及土地之剛柔，人民之輕重，爲作策以申戒之。」又曰：「夫廣陵在吳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輕，故誠之曰云云。」漢書亦云：「同日立，皆賜策，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。」夫五湖，具區也，吳越，會稽郡是其本土。設若廣陵王胥初受封時，並不及予會稽，則漢書及褚補所云，皆爲不根之談矣。

景帝後三年，武帝立，時年十六。武帝年二十九，乃得太子，甚喜，「當在元朔元年。武五子傳云，「元狩元年，立爲皇太子，年七歲，」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證。衛夫人王夫人並寵幸于武帝，元朔元年三月，立皇后衛氏，是太子生然後立其母爲嫡，戾太子前，武帝當無子。同日受封之齊閼燕且廣陵胥三王，旣皆不

說「廣陵之曲江」

長子戾太子，而三人中齊王當居長，廣陵王又爲燕王之同母弟。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書云，「皇子賴天，能勝衣趨拜，」又曰，「皇子或在繙繹而立爲諸侯王。」又，閼立八年，薨，而褚曰「早死。」漢書燕王旦傳云，「旦壯大就國。」凡此皆足證明三王初立，正在數齡，未嘗即就國也。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僅十一年，尤爲三王受封時少小之明證。廣陵王始封時旣未就國，則此國自等於虛設，會稽仍爲漢廷之郡。封策中雖已列入吳越之地，行政上仍爲假設之邦。其後元鼎元光中，武帝大用事于甌閩，會稽郡爲屯兵備戰之重地，則會稽之隸漢廷也，當仍而未改。逮後來胥就國時，或即沿此不得會稽郡矣。江都易王時代，曾兼有會稽郡否，今已不可詳知。江都易王之立，治故吳國，故吳都廣陵，則江都王亦都廣陵。王先謙依此以爲江都兼有會稽之證，乃誤以治故吳國爲治吳或都吳耳。漢志會稽郡下云，「景帝四年屬江都，」廣陵下云，「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，並得鄣郡而不得吳。」顯相矛盾，未知孰是。考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在元狩二年，而建元三年即有會稽守，見嚴助傳，則江都王或未嘗有會稽郡，或先有而後失之耳。西漢諸王國境變化不常，時而益封，時而削地，時而自請歸之漢廷，今不可一一考證得之。要之，江都國廣陵國皆不得以爲從來但爲江北國，皆一度兼得會稽郡，即錢塘江流域，其踪跡今猶可尋也。

廣陵國非以江北爲限，已如上文所述，然廣陵國之號旣始於元狩六年，枚乘又爲文景時人，在其前不應預知，豈七發固爲後人所作，抑此語爲後人所改耶？曰，不然，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國者，漢世之通習也，吳王濞之國治廣陵，不治吳，則王濞之國在世俗稱謂中，應曰廣陵，不曰吳，作吳者策府之官號，作廣陵者民間之習語。請舉例以說之。終西漢之世，未嘗有吳郡，會稽郡治吳，郡不名吳也。漢志會稽郡下云，「高帝六年，爲荆國，十二年，更名吳，」此謂王濞之國爲荆之更名，非謂會稽郡。王濞之國與會稽郡，大小固絕非一事。漢志廣陵下云，「江都易王非，廣陵厲王胥，皆都此，並得鄣郡而不得吳。」此處之吳，指會稽郡言，故與鄣郡爲對。然漢固未嘗有吳郡，是以吳名會稽郡，即以會稽郡所治邑名會稽郡矣。例一也。枚乘傳曰，「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。」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者，漢初弘農當

屬河南郡，蓋爲河南郡都尉而治弘農。（錢大昕說）河南都尉治弘農，即稱弘農都尉，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，例二也。劉濞之國，策名曰吳，然既都廣陵不都吳，則民間自以稱之曰廣陵爲便。越絕書二，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，治廣陵，並有吳。立二十一年，東渡之吳，十日，還去。」越絕書爲東漢會稽人袁康吳平所作，見楊慎丹鉛錄，其書稽古多不可據，而記會稽郡事則爲親見親聞，其稱吳王治廣陵，並有吳者，可徵當時人心中固以濞爲廣陵之王，兼制吳地，國既在廣陵，國即稱廣陵矣。綜是以觀，王濞之國稱廣陵者，當時之通稱也。枚乘著書稱「廣陵之曲江」者，「依時俗也。元狩六年封胥爲廣陵王者，昔日民間之通稱，今升爲官府之策名者也。其稱曲江必曰「廣陵之曲江」者，明曲江在廣陵所隸境內，猶曰「楚之雲夢吳之具區」也。知「廣陵」爲王濞國之俗稱，則「廣陵之曲江」一詞之解，當從其易，不必求其難矣。閻百詩潛丘劄記三，論此事，與今此論有同處，然閻說無證，僅一假設，故爲錢曉徵所議。今不引舉，讀者幸參看焉。

然則與其執「廣陵之曲江」一詞以疑七發爲枚乘作，毋寧執此以證其爲枚乘作耳。

民國二十三年六月